

许宏 著

巴布宗教思想

BAHAI ZONGJIAO SIXIANG YU CHAUYI

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 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布宗教思想研究/许 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01-009352-9

I. ①巴… II. ①许… III. ①巴布(1819~1850)-宗教-思想-研究 IV. ①B928.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8044 号

巴布宗教思想研究

BABU ZONGJIAO SIXIANG YANJIU

许 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51 千字

ISBN 978-7-01-009352-9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当今的宗教研究,新兴宗教的研究比较薄弱,而新兴宗教中巴哈伊教的研究又是薄弱中之薄弱者。在巴哈伊教的研究中,巴布的研究更是弱中之弱。全世界对巴布的研究,屈指可数。我们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 Nader Saiedi 博士,是少有的投入极大精力来研究巴布的学者。他花费 8 年以上的时间,写出有关巴布研究的专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而在中国,就我所知,许宏博士的这部《巴布宗教思想研究》是第一部研究巴布的专著。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巴布是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人物,是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重要人物或者核心人物,但同时也是最难以读懂的人物。读者对巴布的印象可能是非常片面的。

在中国过去的伊斯兰教史研究中,巴布被写成伊朗农民起义的领袖、伊斯兰教的改革者或者叛逆者。在最早涉及巴布的研究者中,纳忠先生发表在《云南大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的长篇论文《伊朗巴布农民运动及对“巴哈主义”的批判》是代表作。这篇文章对巴布的背景材料介绍极为详尽,所据资料尤其是阿拉伯文的资料比较充分。许永璋的《试论 1848—1852 年伊朗巴布教徒起义》(《郑州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和张友伦的《1848—1852 年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相继发表;张桂枢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撰写了《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北京,1962年)。这些论著不能说对巴布研究没有贡献,但是限于时代的局限,有些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比如巴布与巴哈欧拉^①的关系问题,就没有按照事实说清楚,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巴哈欧拉是巴布的叛逆者,这是需要依据真实的材料进一步明确。

在巴哈伊教看来,巴布是巴哈伊教的第一位创始人,只有通过他这一扇“知识之门”,才能达到认识上帝的正确信仰。巴布的宗旨是建立保障人身自由权、私有权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正义王国”。前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曾著《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一书,该书第24章有《巴布教派与巴哈教派》一节。但这部著作给人造成的误解非常大,它把巴哈伊教仍然看做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而且说“巴布鼓吹人人平等、友爱——无疑仅限于信道之穆斯林。巴布自称为先知的继承人,负有向世人宣布新律法的使命。巴布的教说为神秘主义观念所充斥,近似泛神论。……(巴哈欧拉)仍鼓吹人人平等、人人对土地所获均有权享用,如此等等;然而,他不承认暴力和公开斗争,鼓吹友爱、宽容、逆来顺受——似为基督教观念濡染所致。穆斯林教义和律法,经巴哈欧拉改铸,趋于平和。新说被赋予其鼓吹者之名……它与民众情绪不相契合,更盛行于知识界。于是巴哈教说,作为伊斯兰教之业经

^① 巴哈欧拉(Bahá'u'lláh,1817年11月12日—1892年5月29日),原名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Mírzá Husayn-'Alí,出生于伊朗德黑兰。他在巴布宣示后不久就经由巴布的弟子穆拉·侯赛因介绍而接受巴比教。巴布殉道后,巴哈欧拉引领巴比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巴哈伊教时期。被信徒称为“巴哈欧拉”,意思是“上帝的荣耀”。

修琢、改革和现代化之说,在西欧和美洲寻得追随者”。^① 他的著作的翻译出版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其观点对国内学者影响很大,类似的观点在当代国内学术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1844年5月23日,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在伊朗的设拉子向一个年轻的神学家穆拉·侯赛因启示《古兰经》优素福章的评注之后,向他说:“这个时刻,在未来的许多年代,将被当做是最伟大、最有意义的节日庆祝。”然后他宣告惊人的消息:上帝之日已经临近,他本人就是伊斯兰教经典中许诺过的“那位将升起者”、“卡义姆”。人类正站在一个新纪元的门槛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剧烈动荡和重新建构。他自己就是人类必须经由的那道“门”。“今日,东西方的国家和人民,必须赶紧趋向我的门槛,寻求仁慈的我的恩泽。任何犹豫不前的人,必将蒙受可悲的损失。”^②“巴布”在阿拉伯语中是“门”的意思,表示救世主马赫迪的意志,将通过此门传达给人民,把人们引入美好的境界。之后,他在伊朗各地广为传教。他用宗教的语言给人们勾画出一幅“正义王国”的美好蓝图。在这个王国里,人人平等,没有欺压,大家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在巴布的感召下,一些旧传统被废除,旧习惯被改变。1848年,在一次巴哈欧拉参加的81名教徒的集会上,巴布的第一位女信徒塔荷蕾,突然揭去面纱出现在众人面前,成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这在传统的,即使看一眼她的情影,都会被认为是不当之举的伊斯兰社会,是一种何等大胆的行为。信徒们的生活习惯随之发

^① 谢·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606页。

^② 纳比尔·阿仁:《破晓之光》,梅寿鸿译,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86年版,第45—46页。

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他们的崇拜的态度经历了突然性的基本转变,热诚的崇拜者向来所谨守的祈祷仪式都被彻底地抛弃了。甚至少数自己的同伴都认为改变得太过激进,近乎异端。^①“由新教义的诞生开始,绝对避免任何暴力行动,忠于政府,否定采取圣战。”^②就是在这次集会上,巴布的追随者宣布:全体脱离伊斯兰教及其教法,并对这种新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巴布的“启示”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新的独立信仰。

巴布指出,上帝在派遣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当天,已经预定了他的先知周期之终止。^③巴布的宗教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另一个别的什么宗教,而是巴哈伊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巴布在世时,就已经确定了。巴布传导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态度“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英国医生科米克对此作了善意的称颂,认为巴布的教义与基督的教义是相似的。^④法国驻伊朗大使康特·戈比诺(Count Gobineau)以及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柯曾勋爵(Lord Curzon)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布朗(Browne)都作了同样的肯定。巴布自己也认同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教义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目的上,都与基督的教义是一致的,而基督也是为他的出现铺路的。他的著作中也曾经引用过基督教的一些话。^⑤

巴布对先知的态度与伊斯兰教有了明显的区别。伊斯兰教承

① 纳比尔·阿仁:《破晓之光》,梅寿鸿译,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86年版,第217页。

② 同上书,第424页。

③ 世界正义院汇编《励心集》,苏英芬译,台湾大同教巴哈伊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④ 转引自G. 汤士便德为《神临记》英文版写的《引言》,鸥翎译,未刊本。

⑤ 转引自G. 汤士便德为《神临记》英文版写的《引言》,鸥翎译,未刊本。

认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称封印先知。而巴布却承认先知的连续显现，他指出：“当一切存在完全仰赖每一天启期中的崇高实体之宝座时，你们当中有谁能挑战他们呢？诚然，上帝自无始之始至今日为止，一直都使反对他们的人完全灭绝，并经由真理之力量决定性地证明了真理。”^①他把自己定位为那位将升起者，预言另一位全人类期待着的所有经典的许诺者，“上帝之宇宙性圣使”即将出现，而他自己的出现则是为他铺路的，而且将为之而牺牲。他提出：“我是那神圣的原点，万物由它而产生……我是上帝之圣容，其光辉永不黯淡；我是上帝之光，其光芒永不消失……上帝已选定把天堂的所有钥匙放在我的右手，而把地狱的所有钥匙放在我的左手……凡是承认了我的人便已经了解真确的一切，并已获得善美的一切……上帝用以创造我的物质并非那用以塑造其他人的泥土。”^②“我凭天界与地上的主发誓：我的确是上苍的仆役，我已经被指定为上苍的明确证明的肩负者”；“我是天堂的女仆，是由光的圣灵产生的”。^③所以他在1844年5月23日对他的第一个信徒穆拉·侯赛因说：“你是第一位相信我的人！诚然，我说，我是巴布，是通往上帝之门，而你就是巴布之巴布，是门之门。最初必须有18个人自发自愿地接受我并承认我的启示是真实的。既无须事先告诫，又不必事后邀请，他们每一位都在独自地寻找我。等到他们人数达到18个时，其中一位要被选出，陪伴我到麦

① 转引自巴哈伊世界正义院选录《励心集》，苏英芬译，台湾大同教巴哈伊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②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③ 世界正义院编《圣言与默思——巴孛，峇浩拉，阿都峇哈之言》，马来西亚梅寿鸿翻译，马来西亚峇亥（即巴哈伊）出版社，无出版年，第3页。

加和麦地那去朝圣。在那里,我将把上帝的旨意转告给麦加的市长。”^①在《默示录》中,巴布宣称,自己的启示只是“上帝之宇宙性圣使”天堂无数树叶中的一片,他和他以前的使徒一样,都是为这个“上帝之宇宙性圣使”铺路的。^②而《默示录》所预言的“上帝之宇宙性圣使”即巴哈欧拉。这样就在创教之初确立了两个先知会同时出现的特例。这是过去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过的。

巴布说:“你若能记诵那上帝所要显圣的他的一句话,这要好过记诵整本的《默示录》,因为在那日,那一句话可以救你,而整本的《默示录》却救不了你。”巴布并证实巴哈欧拉的崇高地位,说巴哈欧拉可以将先知的地位赐给任何人。他这样说:“如果他要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成为先知,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先知——当上帝所要显现的那一位启示之时,地球上所有的人就依他的意旨而成为那种人——因为,除非透过他的意旨,否则上帝的旨意是不能显示的;除非透过他的所愿,否则上帝的愿望是不能显现的。他真确是全然征服的,全然有力的,至为崇高的。”^③

巴布号召说:当巴哈之阳在永恒之地平线上璀璨照耀时,你们必须拜谒于他的宝座前。他对巴哈欧拉的力量和显圣的地位深信不疑:“你们所有人被创生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去寻求他的亲临,并达至那崇高而荣耀的地位。确实,他将从他仁慈之天堂降下有

① 纳比尔·阿仁:《破晓之光》,梅寿鸿译,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86年版,第47页;参见秀那索拉比改写《纳比尔手记》,杨英军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③ 阿迪卜·塔赫萨德:《巴哈欧拉的天启》第2卷,李定忠译,《巴哈欧拉:故事与记录》,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益于你们的东西,而任何由他恩赐的事物都将令你们能够独立于全人类……确实,如果他乐意,无疑他可以通过他自己所说出的一个字使万物复兴。真确地,高于并超越于所有这一切,他乃是无比威力者,全能者,万能者。”^①

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安拉颁降的最后而且是惟一完整而没有经过任何改动的天启经典。而巴布则径直宣布:《默示录》“真实是我们对一切造物的决定性证明,世上的所有人民在其言辞之启示前皆失去力量。它珍藏了过去与未来的所有经典之全数”。^②在此基础上,巴哈伊教先后有百多部经典颁布,这也是与伊斯兰教有根本区别的。

巴布的生活习惯也与伊斯兰教有一些区别,如伊斯兰教有一条戒律,虔诚的穆斯林不能使用银杯,而巴布却使用银杯喝水,且用它来招待客人。^③巴布对伊斯兰教的教历也大胆进行了彻底废除,把每年的12个月,改为每年19个月,每月19天,最后4天是闰日。而且确定了自己宗教的节日。

巴哈伊教的核心教旨有三条:上帝惟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巴布确立了这些基本原则,而巴哈欧拉具体阐述了这些原则。

巴布主张一神论,认为上帝是独一而全能的,是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在巴布的著作中,反复肯定和强调上帝是无可匹敌者,无与伦比者,真实者,是自有永有者,除上帝之外无神明,上帝是天上与

^① 巴哈伊世界中心编辑部编:《神圣辅助的力量》,澳门新纪元巴哈伊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 巴哈伊世界正义院选录:《励心集》,苏英芬译,台湾大同教巴哈伊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③ 纳比尔·阿仁:《破晓之光》,梅寿鸿译,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86年版,第20页。

地下,以及其间一切之王国的至高无上之主,是万王之王。上帝造物,说要有它,它就有的。他指出:“诚然,我是上帝,除我以外无神祇,除我以外之一切皆是我的造物”,“我已颁令,凡接受我的宗教者,也应相信我的一体性,我已将这个信仰与对你的纪念相联结”^①,这个最高的神,就是“在万物之前存在,在万物之后存在,也将在万物之外存在的上帝”,“是知晓万物的上帝,高超于一切之上”,“是以慈悲待万物,审判万物,监察涵盖万物之上帝”^②。因此,“宗教的第一与首要条件是认识上帝”^③。作为信徒,就应该赞美上帝“本质之一体性”^④，“自亘古以来”，“（上帝）一直也将永远是惟一的真神”，除上帝“以外之一切皆为匮乏与贫穷者”^⑤。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人的认识是不能达到的,因为上帝的“地位太高超,是赋有理解力者之手所不及”,上帝的“内涵太深奥,是人的心智与领悟之河所无法流溢者”^⑥。巴布强调人类一家,“在上帝同一与不可分割的宗教里,你们当成为真正的兄弟,免于区别。因为诚然,上帝希望你的心成为信仰里反映你兄弟的明镜,则你可在他们身上反映自己,他们亦反映于你。这是上帝,全能者之真道”^⑦。巴布明确宗教同源的原理,认为世界各大宗教虽然对神的称谓不同,如称之为上帝、安拉、佛、主等,但神灵本身是统一的,并且各种宗教本质上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根源;因

① 巴哈伊世界正义院选录:《励心集》,苏英芬译,台湾大同教巴哈伊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④ 同上书,第36页。

⑤ 同上书,第38页。

⑥ 同上书,第40页。

⑦ 同上书,第6—7页。

此,一个已有宗教信仰的人若再信巴哈伊教,不需放弃原信仰,而巴哈伊教徒也可以自由出入各教庙宇进行崇拜。巴布也清楚地把自已的宗教和伊斯兰教作了区别,提倡对上帝的祈祷是个体的行为,不需要去做集体的礼拜,“在祷告的时刻必须独处一室的理由是,你乃可全神贯注于对上帝的纪念,你的心得以在所有时候为他的圣灵所激励,而不为如面纱般隔绝于你最钟爱者之外,勿以你的舌头从事对上帝的唇部崇拜,而你的心却未相对地转向那崇高的荣耀之峰,以及那神交之焦点”^①。

鉴于此,虽然巴布自认为是一个无比伟大之启示的卑微先驱,但巴哈欧拉把他称为那允诺再临的卡义姆,他是如此一位神圣启示者,他证实了那很快将要代替他自己的那位更高超的启示之杰出卓越。阿布杜哈巴则肯定巴布“创设新规则、新法律和新宗教”。^② 邵基·阿芬第说:巴布的地位“虽然逊于巴哈欧拉,却被赋予了与他一起掌握这个至高天启之命运的统领权”,“以其青春的光辉照耀着这幅心灵的画卷,他有无限的温柔,不可抗拒的魅力,无比卓绝的英勇”,他与巴哈欧拉是“两位独立却又迅速相承接的神圣显示者”,有“奇迹般释放出来”的“奔流力量”。^③ 巴哈伊教以外的人也认同了巴布作为创立者之一的巴哈伊信仰是一种新宗教的地位。俄罗斯学者皮沃瓦洛夫在《宗教:本质和更新》(《哲学译丛》1994年第4期)中说,巴哈伊教被称为“新世界思维的原

^① 巴哈伊世界正义院选录:《励心集》,苏英芬译,台湾大同教巴哈伊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②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③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理”，“用现代神学、科学、哲学和政治学语言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结合起来”，其主旨“是以神话形式体现人类（它教诲不断成熟的人们）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巴哈伊教是那些最新的普救济世宗教派别中的一个。其教义不仅告诫我们要正确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必须重视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可能是由于其主导思想形成于加速工业化时期，巴哈伊教派看起来十分注重这一大变革中的精神含义并对这一变革有着鲜活的描述：“我们无法把人类的心灵与其自身之外的环境分离开来，并且宣称一旦变革其中之一，一切都会得到改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内在生命塑造了环境，而其本身又受到环境的深刻影响。一方作用于另一方，人类生活中每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都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巴哈伊教派的神圣典籍中还有这样的警句：“常常被学识渊博的艺术与科学的阐释者们大加吹捧的文明，如果让它逾越适用的界限的话，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①而英国学者尼尼安·斯马特则认为，巴哈伊信仰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在教义上倾向于宗教真理的相对性，以及所有宗教本质上的一致，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经验，包括沉思方面的发展都很关注。它对那些为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感到不满并进行反思的人，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脱胎于什叶派伊斯兰教，并抓住隐遁伊玛目的概念，使用了末世论的主题，“但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信仰，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和现代化的特点。它是精神革命的范例，在世界文化之全球化状态出现前，它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这个一体化的世界做了宗教

^①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陈嘉映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方面的准备”。^①

巴布出现之后,人类在物质与灵性文明上都发生了惊人的进展。科学上的发现在很短的时间里,产生前所未有的增加,建立起难以置信的联络网。巴哈欧拉的信仰就是靠这个工具传遍整个地球的。这个现象是早期的巴哈伊信徒们所不能想象与相信的。巴布曾经说过,人类要建立一套快速的传播系统,这样,“上帝将要显现的那位”的消息才能传达全世界。现在,一切都实现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当人类的知识在灵性与物质上都能平衡发展时,一种神圣的文明才能出现,巴哈欧拉的启示就是要在人类社会中创造这种平衡。当这种平衡达到之后,就会出现巴哈伊文明。上帝的知识要充塞、主导人类的灵魂,高贵的性格和神圣的道德就成为人类的特性,人类的成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纪元。巴布作为巴哈伊教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是巴哈欧拉所确立的,任何人都不能对此有任何一点动摇。巴哈欧拉断言“现在,宣告上帝之圣言者不是别人,正是再次显现的原点”。^②他说:“我们真确地相信,那名号称为巴布的他,是由上苍——万王之王——的意旨派遣下凡来的。”^③

巴哈欧拉在《瓦法书简》里说:“想想看巴扬原点的启示——他的光荣是受尊崇的。他宣布那第一个相信他的人是穆罕默德——上帝的信使。如果一个凡人和他争辩说这人来自波斯,那人来自阿拉伯,或这人叫侯赛因,那人叫穆罕默德,这样是适当的

① 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高师宁、金泽、朱明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538页。

②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③ 邵基·阿芬第编:《巴哈欧拉著作拾穗》英文版,中文版由马来西亚梅寿鸿翻译,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吗?不,我凭着上帝之名起誓——他是崇高、最伟大的。当然任何聪明有理解力的人都不会对限制或名字在意,他注意的是穆罕默德所赋有的——也就是上帝的圣道。这种有理解力的人也会考虑侯赛因和他在上帝圣道所占有的地位,上帝是全能、崇高、全知和全智的。既然第一位接受巴扬天启的信徒被赋予类似穆罕默德——上帝的信使——的统权,所以巴布宣布他就是后者的复临和复活。这种地位超越了所有的限制和名字,在这里面只看得到上帝。他是独一的、无比的、全知的。”巴布的启示预告了上帝之日即将到临,它有特别的意义,拥有巨大的潜能。就像一粒种子,拥有一棵大树的潜能一样,他的圣道生出一个比他的信仰还要大的信仰。巴哈欧拉赞美巴布,说他是“所有先知和信使的本质所环绕的点”,“他的层级超越所有的先知”、“信使之王”和“精华中的精华”。他的信仰揭开了为期 50 万年的巴哈伊周期。他的早期信仰者中有一些是众先知和受拣选者的复临。比如说,巴布给第四位“活着的字母”毛拉·阿里·比斯塔米(Mulla Aliy-i-Bastami)伊玛目阿里的地位。这位伊玛目在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眼中是穆罕默德的正统继承人。^①

巴哈欧拉对巴布的评价极高:“他将为穆罕默德曾为之事,他将毁掉他之前的东西,一如‘真主的使者’曾毁掉那些先他而来者所立的规矩那样。”^②“知识就是二十七个字母。众先知曾启示的所有知识是其中两个字母。迄今为止,没有人晓得比这(两个字母)更多的知识。但是,当卡义姆崛起时,他将致使余下的二十五

^① 阿迪卜·塔赫萨德:《巴哈欧拉的天启》第4卷,李定忠翻译《巴哈欧拉:故事与记录》,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440页。

^② 巴哈欧拉:《确信经》第2卷,小鸥译,未刊本,第56页。

个字母显现人间。”想想看，他宣称，知识是由二十七个字母所组成，并把从亚当起直至“封印”为止的所有先知视为是仅仅两个字母的阐释者，认为他们仅将两个字母带到了人间。他还说，卡义姆将启示余下的全部二十五个字母。^①

巴哈欧拉祝愿众生的生命皆奉献给他——巴布，那位“万众之主”，那位“至为崇高者”。他曾专门给各城的神职者启示了一篇书简。在这封函件中，他充分陈述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对他的否定和拒绝分别属于什么性质。“因此，赋有洞察力的人们啊，你们可要警醒啊！”他之所以要谈及这些神职者的对抗，旨在驳斥巴扬之民，将在那位“被祈求者”（慕斯达格斯）显现之日、在那个“末后的复活日”中可能提出的这样一种异议：“在巴扬天启期里，曾有好些神职者接受了他的信仰，而在后一个天启（期）里，为何连一个神职者都不曾承认他的声明呢？”他的目的是要向人们作出警告，免得他们罔顾天禁，因执著于一些愚蠢的想法而令自己失去了福分，而无缘朝拜那位“圣美之尊”。“是呀，我们所提及的那些（已接受了巴扬天启的）神职者，大部分都不是很有名气，借着上苍的恩典，他们全都洗脱了俗世的虚荣，避免了权欲之陷阱。”“此乃真主的恩典；他乐意给谁就给谁。”^②阿布杜巴哈说：“他完全孤立地，以一种超出想象的方式，在那以宗教狂热主义闻名的波斯人中托起了圣道，这个杰出的灵魂以如此超凡的能力崛起，以至于动摇了波斯的宗教、道德、社会状况及其风俗习惯的支柱，并制定起新的规则、新的律法，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宗教。”^③

① 巴哈欧拉：《确信经》第2卷，小鸥译，未刊本，第56—57页。

② 同上书，第53页。

③ 《阿博都巴哈著作选集》，曾佑昌译，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许宏博士对巴布的研究用力颇多,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机会到巴哈伊教世界正义院和珍妮特博士、胡达博士切磋,获得她们的极大帮助。珍妮特博士(Dr. Janet Khan)是澳大利亚人,其丈夫彼得·汗博士(Dr. Peter Khan)当时是世界正义院九位成员之一,原籍巴基斯坦旁遮普邦,后来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珍妮特1965年从美国密歇根州移居澳大利亚昆士兰,在昆士兰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82—1983年担任澳大利亚巴哈伊主席,自1983年来到海法,在文献研究中心工作了27年之久,对巴哈伊教经典有很深入的研究,已经出版了3部著作和很多论文,是个资深研究员。她的著作大部分是运用巴哈伊精神回答社会问题。胡达博士(Dr. Hoda Mahmoudi)是美国人,原籍伊朗,她曾经担任过美国北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在此之前她担任公司副总裁和奥利韦学院院长。她相信宗教能够唤醒灵魂潜力,她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研究成绩,比如正式的行政组织、医学社会学、出版等领域以及跨国研究和妇女研究。她现任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还有其他学者都对许宏的论著有所帮助,这些帮助对许宏驾驭众多文献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巴布研究毕竟是难啃的核桃,而许宏是否能够完全把握,还很难下结论。唯有读者是可以作出结论的。读者的意见会对以后的巴布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该书出版之际,许宏博士索序于我。“成命”难违,但学力所限,是否拿捏得准,愿读者原谅则个。

蔡德贵

2010年8月7日立秋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关于选题及主要研究内容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逻辑思路、创新与不足	8
一、研究现状	8
二、逻辑思路	12
三、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14
第一章 巴布及巴布著作概述	16
第一节 巴布与巴布运动	16
第二节 巴布的宗教论著及特点	22
一、《白杨经》	24
二、《伽瑜姆勒·阿斯玛》	30
三、《七个证明》	38
四、《名号经》	46
第二章 巴布思想的宗教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	56
第一节 巴布思想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	56
第二节 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及其对巴布的影响	61
一、《古兰经》的哲学	62
二、照明派哲学对巴布思想的影响	63